

小我的情与欲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《小小的我》讲述脑瘫儿刘春和的故事。影片一上来就是他艰难爬楼梯、天台书写遗书的场景，让我一度以为这又是一个《年少日记》般的悲情故事。当奶奶呼唤的声音传来，我知道，刘春和有救了。但真正让他活过来的，是他死过一回——那些拼命往嘴里塞的牛轧糖险些要了他的命，同时也让他对父母的积怨、对人生的绝望都死了过去。我不知道刘春和这样绝望的人，要死过去多少回才能真正重生，但是在电影里，死这一次就够了。

《小小的我》貌似轻描淡写地刻画着父母的冷漠，而我知道这并非真实，是刘春和视角充盈的怨恨使然。导演甚至有意让父亲隐形——只出现两三次的父亲，像一个可有可无的陌生人，在刘春和人生远景里划过。而前景里的奶奶和母亲，均以母性形象亮相，没有完美母亲，更多的是“遗传厄运”般解不开的结。导演毫无美化这个家庭的意图，亦无任何刻意评判，说白了，这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病患之家。我们总说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其实未必是原生的不孝，而是被极限拉垮了。面对不能自理的刘春和，一个病患家庭要付出多少，不在局中的人无法体会，亦无权非议。

当刘春说他写诗时，有那么一瞬，我真希望他能像余秀华，通过创作即可养活



自己，毕竟亲人的依靠总有尽时。当刘春和跟雅雅念出那两句诗时，我知道，那写给雅雅或他希冀的任何一个女孩的情诗，有隐喻的情欲，但并不具备余秀华那样的天赋。

很多人对片中刘春和表现的情欲不屑，甚至视作一根芒刺。我可能肤浅了，有那么一阵，真希望雅雅能够接纳他，尽管我知道在导演的铺垫里并无这种可能。情欲这玩意，门当户对时，叫做爱情，门不当户不对时，可以是灰姑娘的童话，但对于一个脑瘫来说，只能是癞蛤蟆巴望天鹅肉。影片没有童话只有现实，现实并未给残疾人的青春和情欲预留出口。刘春和没有余秀华的才华，无法去追求雅雅，更无法像纪录片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里的余秀华那样，不顾旁人斜视自主姻缘。

刘春和拿到大学通知书的结局，多少有点成功学的嫌疑。然而比刘春和更写实的是，几乎每年都有脑瘫少年上大学的报道。今年有浙江传媒学院的沈渤芮，去年有清华录取的赵子刚，此外还有数学博士谢炎廷等，哪一个不是个人努力、家庭培养以及社会包容的结晶。

突然发现，从未对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，每一次都是他们教会我们如何直面人生，去逆光飞翔。**辰**

